

北京文学
创作丛书

BEIJING
WENXUE
CHUANGZUO
CONGSHU



张洁小说剧本选

北京出版社

張 浩

小说剧本选

北 京 出 版 社

装帧设计：王 晖

· 北京文学创作丛书 ·
张洁小说剧本选

出版：北京出版社
(北京崇文门东兴隆街51号)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印刷三厂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60,000字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0

书 号：10071·279

定 价：0.69元

· 北京文学创作丛书 ·

为了进一步繁荣文学创作，促进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本社从一九八〇年起编辑出版《北京文学创作丛书》。

《北京文学创作丛书》将陆续收辑首都专业和业余作家的个人选集；以新作和建国以来的代表作为主。同时，也注意收辑全国各地作家反映北京生活的作品选集。

《北京文学创作丛书》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题材、风格、表现手法的多样化。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剧本、散文、诗歌等作品均拟入选。

張 浩

并没有新的故事、新的情节、新的人物。有的，只是一颗执著地追求真谛的心。

作者



如也。你的那戴帽的牧羊人从瞭望台上
 眺望那黑夜里的心。那夜。那夜
 的星光。那星光在闪烁着。在闪烁着
 在闪烁。那星光和星光在一起。在管就
 你的这一夜。你那星光。你那星光。你那
 星光。你那星光。你那星光。你那星光
 你那星光。你那星光。你那星光。你那星光
 你那星光。你那星光。你那星光。你那星光
 你那星光。你那星光。你那星光。你那星光
 你那星光。你那星光。你那星光。你那星光
 你那星光。你那星光。你那星光。你那星光
 你那星光。你那星光。你那星光。你那星光
 你那星光。你那星光。你那星光。你那星光

作者手迹

序

冰 心

北京出版社的编辑约我为张洁同志的第一本集子作序，我欣然答应了。

我对“张洁”这个名字发生了兴趣，是从看到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的《北京文艺》里她写的《有一个青年》开始的。我觉得她笔下的这个青年，似乎是我所熟悉的“野蛮”而又可爱的大孩子之一。这个大孩子因为得到了“一双沉静而温柔的眼睛”的关注和指引而奋发上进的故事，看了使我安慰、喜悦。同时，这个青年之所以得到这个姑娘的关注，还是因为她看出了他在那“粗鄙的没有教养的行为后面，还有一颗追求向上的心”。

张洁以满怀的对这个时代青年的爱护和同情，写出了下面的十分沉痛的话：

尽管迟至今日，历史才给我们这一代人，这样一个在十几年前就应该给我们的机会，但我们仍然珍惜它，不放过它！当我们不得不和啾啾呀呀的小孩子一同向前迈步的时候，这种智力上的畸形发育，带给了我们许多的变态心理。而在我们粗鄙的、没有教养的、玩世不恭的行为下所掩盖着的痛苦，是许多人都不容易理解和原谅的！

但是她看到了，也谅解了！这就是为什么和她在一起，我总是感到温暖的原因！

这一段话使我感动！一个作家能够写出有益于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提高人们的道德和审美水准的作品，他或她必然是充分意识到自己对祖国和人民负有重大的鼓舞和教育的责任的！

当我从《北京文艺》的编辑那里，探知这位张洁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而且是一位业余作者的时候，我就总在文艺刊物的目录上，寻找这个名字。

这本集子里的小说、剧本，都是我所看过的。从这些作品中，我看到她的社会接触面和知识面都很广，描写得也很细腻、很深刻。再举一个例子，比如她在《忏悔》中写的另一个因为父亲犯了“错误”，而被甩出正常的、充满生机的单纯而友爱的生活轨道，终于抑郁而死的青年；而这个青年的父亲，在儿子有了一丝“期望和热情”的重

要关头，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鼓励支持他的儿子，只因为他惧怕那“比死还可怕得多”的生活！

天安门事件的前夜，儿子曾对他说：“爸爸，我想到天安门去！”

他头一次在儿子的眼睛里看到了那种可以称之为期望和热情的东西。他知道，哪怕他给那可怜巴巴的、谨慎胆小的儿子一点点同情或是支持的暗示，都会给儿子以极大的鼓励和勇气，也许从此会使儿子丢掉那可怜巴巴的东西。但是他没有，他紧张得象要憋过气去：“干什么去？”

儿子犹犹豫豫，拿不准主意地说：“我写了一首诗……”

他象被蝎子蜇了一样，立刻神经质地叫道：

“不行，不能去！”

他那如同大祸临头的神经，使儿子立刻失去了勇气：“会死人吗？”

“不，可怕的不是死……”

儿子眼睛里刚刚燃起的那火花熄灭了。重又回到他惯常喜爱的那个角落里去！不，是他把儿子重又推进了那个角落，而也许儿子不是没有可能从那个角落里走出来的！

……

他忏悔！他无穷地忏悔！并不是因为他做了

什么，而是为他不曾做过什么！

这对于那些没有勇气的父母，该是多么严厉的鞭挞！

在这本集子里的其他几篇作品，在取材和抒写上，也各有其特色，还是留给读者们自己去欣赏、体会吧。张洁同志还年轻，她还会写出许多更好、更成熟的有益于人民的作品。这第一本集子，不过是个很好的开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目 录

序.....冰 心(1)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1)

有一个青年.....(21)

非党群众.....(36)

谁生活得更美好.....(54)

忏 悔.....(71)

——献给不幸的孩子

爱，是不能忘记的.....(81)

我不是个好孩子.....(102)

漫长的路.....(117)

剧本 寻 求.....(129)

我们还年轻.....(187)

已经零散了的回忆.....(261)

——代自传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上路以前，伐木工人的儿子孙长宁把他喂养着的小鸟全都放走了。

这些鸟儿，是他亲密的伙伴，伴随过他的童年和少年。

它们不停地啁啾着，仿佛是对他倾诉着依依的怀恋。但是，孙长宁的心，已象那矫捷的燕子，直向云端，展翅飞旋。

远去的燕子啊，却又回过头来，俯向大地，在一片桦树林上久久盘旋，并且停落在一座墓前，絮絮地叮咛着亲密的伙伴：请你们常常到这墓前的白桦树上栖落，再象我一样为他唱着愉快的歌；每当春天来到，不要忘记衔泥啄土，为他修垒着莹墓。愿他墓前的野花如星、草儿长青……

我多么愿意把他一同载走，向着太阳，向着晴空，为

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他曾等待了许久，许久！可是，他早已化作大森林里的泥土，年年月月养育着绿色的小树。

啊，但愿死去的人可以复生，但愿他能够看见华主席重又给我们带来这光明、这温暖、这解放！

长眠在这白桦树下的那个人，他是谁？他为什么这样地牵萦着这个少年人的情怀呢？

那个人既不是亲属，也不是自小一块长大的伙伴……

六年前的一个夏天，他跟着给伐木队送鱼的人们，去看望想念中的爸爸，也去看望想念中的大森林！

在林区长大的孩子，怎能不爱森林？

夏季的夜晚是短的，黎明早早地来临。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以前，森林、一环一环的山峦、以及群山环绕着的一片片小小的平川，全都隐没在浓滞的雾色里。只有森林的顶端浮现在浓雾的上面。随着太阳的升起，越来越淡的雾色游移着、流动着、消失得无影无踪。沉思着的森林，平川上玉带似的小溪全都显现出来，远远近近，全是令人肃穆的、层次分明的、浓浓淡淡的、深深浅浅的绿色，绿色，还是绿色。

森林啊，森林，它是孙长宁的乐园：他的嘴巴被野生的浆果染红了；口袋被各种野果塞满了；额发被汗水打湿了；心被森林里的音乐陶醉了。

陈年的腐叶在他的脚下沙沙地响着；风儿在树叶间飒

飒地吹着；蝴蝶飞着，甲虫和蜂子嚶嚶地哼着；啄木鸟笃笃地敲着。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叫了一声，又停了下来，从森林的深处传来了另一只鸟儿微弱的啼鸣，好象是在回答这只鸟儿的呼唤。接着，它们象对歌似地一声迭一声地叫了起来。引起了许许多多不知藏在什么地方鸟儿的啼鸣，象有着许多声部的混声合唱。远处，时不时地响着伐木工人放倒树木的呼声：“顺山倒——”；“横山倒——”。这声音象河水里的波浪似的荡漾开去：“顺——山——倒——”；“横——山——倒——”，悠远而辽阔。森林里，一片乐声……

有一天，他提着一个大篮子到森林里去为伙房采蘑菇。那一年的雨水真多，蘑菇长得也真好！他原想够了，够了，不再采了。可是一抬头，他又看见在前面一棵棵的大树底下，几个大得出奇的蘑菇，象戴着白帽子的胖小子，歪着可爱的小脑袋在瞧着他，吸引着他向森林的深处走去。

突然，他听见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它既不象鸟儿的啼鸣缭绕，也不象敲打着绿叶的一阵急雨；它既不象远处隐隐约约的伐木工人那拖长了的呼声，也不象风儿掀起的林涛，可是它又象这许许多多的、他自小就那么熟悉的、大森林里的一切声响。朦胧而含混，象一个新鲜、愉快而美丽的梦。

他顺着这引路的声音找去，找哇、找哇，在一片已经伐倒了不少树木的林间空地上，坐着正在休息的伐木工

人。和爸爸住在一个帐篷里的梁老师在吹着一根长长的、闪闪发亮的东西。所有的人，没有一点声息地倾听着这飘荡在浑厚的林涛之上的、清彻而迷人的旋律。这旋律在他的面前展现了一个他从来未见到过的奇异的世界。在这以前，他从不知道，除了大森林，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好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它是童话里的那支魔笛吗？

孙长宁早已刨根问底地知道了他的底细。梁老师是从北京来的。他为什么会到这遥远的森林里来呢？因为他是“黑线人物”；因为他积极地搞了十七年的“文艺黑线专政”。他有罪，他是被送来劳动改造的。他有一种难以治愈的、叫做“癌”的病症。

他曾问爸爸：“什么是‘黑线人物’？”

“……”

“什么叫‘文艺黑线专政’？”

“……”

“他是个坏蛋？”

“胡说八道什么，你知道什么叫坏蛋……眼下什么全都拧了个儿，好的成了坏的，坏的成了好的！”

“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呢？”

“你问我，我问谁去？”爸爸生气了。孙长宁也糊涂了。他也不去想了。反正爸爸跟梁老师好，梁老师就不会是坏蛋。因为爸爸是好人，而好人是不会和坏蛋好的。这一点孙长宁很清楚。

“他怎么不回北京治那个病去呢？”

“他不愿意！”孙长宁又不懂了，还有得了重病不治，而活活等死的人？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他非得认罪，投降，出卖，陷害别人，人家才让他回去治病！”

“那……”孙长宁问不下去了。即使在孩子概念里，投降、叛徒也是最可耻的。

孙长宁对梁老师的最早的感情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宁死也不当叛徒。

孙长宁从掌声和笑声中清醒过来。人们舒展、活动着四肢，重又开始劳动去了。只有他痴痴地站在梁老师的面前，既不走开，也不讲话。其实，他心里有许多话在翻腾着，可是他找不出一句话来表达这片笛声在他心里引起的共鸣，他的眼睛充满了复杂而古怪的神情：好象失去了什么，却又得到了什么。

这片在生活里偶然出现的笛声，使他丢掉了孩子的蒙昧——多么可爱的孩子的蒙昧！而自小在大自然里感受到的，那片混沌、模糊、不成形的音响，却找到了明晰的形象。在这许多热情、粗犷的听众里，却只对孙长宁成为一种必然，仿佛他久已等待着这片笛声。

梁老师被他的神情深深地触动了。问道：“你喜欢吗？”

他点点头。又何须说呢？

梁老师特地为他演奏起来。孙长宁的心重又被激动着，还是说不出一句话来。他苦恼了，皱着自己的眉头。突然，象是受到了什么启示，他噙起嘴唇，用口哨把梁老师吹过的乐曲中的几个小节重复了出来。他的脸立时放出光彩。这口哨比什么语言都更能表达他心里的感受。

发现孙长宁能那样准确无误地重复他吹过的几个小节，梁老师也兴奋了。他接着又吹出一个小小的乐段，仿佛在用石子试探着湖水的深浅。孙长宁依然准确无误地重复出来。梁老师激动得如同获得了意外的珍宝，赞叹地想道：这个孩子有着多么惊人的记忆和准确的音耳啊！凭着丰富的经验和洞深的眼力，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孩子的身上，潜藏着一种还没有充分而明确地表现出来的才能！

他们的心，被同一种快乐和兴奋激发着，在这旋律的交流里，彼此发现着，了解着，热爱着。忘记了他们之间的年龄的差别，忘记了时间已经渐渐地过去。

孙长宁死活不肯回家了。还要上学呀！那又有什么关系！

伐木工人中流传着的许多对抗联的回忆，还有围猎熊瞎子的故事，这就是语文课；一根根伐倒的树木，这就是数学课；劳动里还有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梁老师除了教他读、写、算，还教他吹那只魔笛。休息的时候，听梁老师为伐木工人们演奏长笛。演奏常常是即兴的东西，伐木工人们往往从那动人的旋律里听到他们自己平时随随便便哼唱过的家乡小调，他们好象在这笛声中遇见了自己